



世纪百年经典散文作品



精美散文集

Jing Mei
San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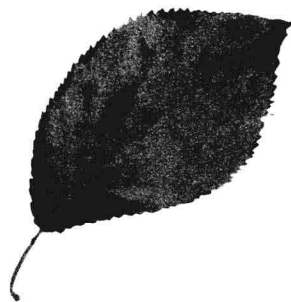
浪 漫 温 馨

有一点想念，总在不经意间，
悄悄爬上心底反反复复地想起，
那份难以忘怀的情谊，让河水
带去，我诚挚的祝福，愿云海融进，
你彩色的希望你我友谊之花常开不败。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纪百年经典散文作品



精美散文集

浪漫温馨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经典阅读/陈丛祥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9
ISBN 7-80208-003-7

I. 中... II. 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字 (2004) 第 089851 号

书 名: 中外经典阅读

主 编: 陈丛祥

责任编辑: 孙 琳

封面设计: 海岸图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昌隆包装彩印公司

字 数: 280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0

印 数: 5000

印 次: 2004 年 12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8-003-7/I. 002

定 价: 全套定价: 240.00 元

中国图书出版代理网: www.tscbdl.com

目 录



· 休闲小品 ·

清清的海	金 沙 2
革命草	华永成 5
月光与恋爱	张炳生 7
聚奎阁	赵 倩 10
笑红尘	鲍 薇 12
闲话二题	孙桂芳 14



· 品味人生 ·

遗 憾	良 木 19
枣 缘	涌 津 22
名 片	韩玉喜 24
秋来常忆忘年情	刘涵华 27
我们并不贫穷	邵湘君 31
感受雪落声	林 锋 33



· 青春驿站 ·

乡 愁	马俪娟 36
伞悠悠情悠悠	王淑君 39
座 次	李宏伟 41
无悔的选择	崔书毓 43
无 奈	徐莹莹 45
不解的心	刘骏骅 张宝胜 48
人格魅力	徐莹莹 50

· 斯人秋心 ·

想念余秋雨	斯 人	53
离 散	斯 人	55
梦 醒	斯 人	58
写在四月一日的边上	董玉明	60
帮 忙	秦德龙	62
空 白	秋 心	64
泅渡者言	斯 人	66
梦之魔	斯 人	68
梦之迷	斯 人	70
北极村	文乾义	72

· 生命滋味 ·

绯 闻	钟雪灵	75
一个风花雪月的女人	王绍杰	79
姑娘结婚图什么?	邵惠君	83
丑陋的美女	钟雪灵	85
一个书记的妻子	小 咪	89
痛并快乐着	孙 磊	92

· 杂感情丝 ·

下雪的时候	林 锋	95
杯中虹霓	徐冬梅	97
真情永恒(外三章)	郭 辉	99

· 诗意追问 ·

临街的窗	文乾义	103
人生路弯弯	文乾义	105
活着与生活	文乾义	107
雾中的叙述	文乾义	109

一条河流和另一条河流	文乾义 111
坚守着的美	文乾义 113
太 阳	文乾义 116
“美丽”说	文乾义 118
有关回忆	文乾义 120

· 一生岁月 ·

平民的幸福	竹 马 123
遗 物	魏晓明 125
自己的房屋	赵 松 129
三十九朵红玫瑰	云 霏 131
童年的黄房子	寒 潭 133

· 另类沙龙 ·

春暖花开	待雪情 136
犟 爷	缪荣株 140
漫话说谎	李 戡 142
水寒的爱情	张爱予 144
五月节吃鸡蛋	李 戡 146
龙湾人家	李 戡 148
狗 二	李 全 151
十年不归人	向 阳 154
好兄弟	周建新 156
也应有点“阿Q精神”	李 戡 158
处 暑	田友桂 160
伞 殇	熊天勇 162
榨油汉发狠	游大海 164
空 隙	李 戡 166
吾家有女初长成	王绍杰 168
恋水情结	王绍杰 175



· 读读写写 ·

锦江春色来天地	肖 木 180
恰同学少年	田友桂 182
《生死异变》记	宋别离 184
源于“自然”的一部书	柳 五 188
泣血诗篇苦吟成	王建平 190



· 杂家大观 ·

飞 鸟	王建平 193
城市腰鼓	朱予飞 199
明月照耀抚仙湖	孔 华 201
走过冬天	刘 涛 203
石城腹地	全宪章 205
看破风景	全宪章 207
那片蒿草林	李 红 210
乡村小学校园	佚 名 212
隔壁刘爷	牛志耕 215
中华鳖	曲 近 220
写 信	张元升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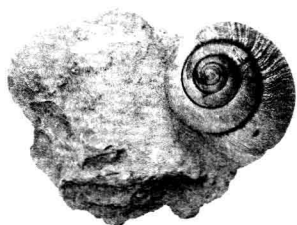
· 出门看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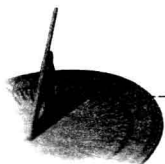
浙江走笔	王涌津 228
秧 歌	魏 丹 231
青城天下幽	王建元 234
在皇陵	阿 丹 236
走出梦的峡谷	魏 丹 241
长城断想	苗旭宏 244
皖南纪行	王涌津 246
黄河、昭君、落日圆	林 峰 248

休闲

小品

叶儿，在恋爱时变成花。
花儿，在崇拜时变成果。
我俩的恋情，开着花，结着果。





相爱的人彼此越信任,相互依存的感情越是强烈。

清清的海

金 沙

地壳运动,沧海桑田,不知多少年了,杞麓湖温文尔雅地躺在通海坝里,挤出自己的乳汁哺育着一代代的人们。

一日有暇,三岁多的憨儿秋阳缠着我带他到海边玩。我们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把杞麓湖叫做“海”。其实她只是平平静静、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没有一点儿“海”所应有的汹涌的阳刚之气。只有偶尔轻声划过的牧鸭人的小舟抖动出几道细细的涟漪,几声孤独的水鸟啁叫打破湖边的寂静。

记忆中的“海”,水很清很蓝。水面比现在宽多了。那时上县城还没有通公路,只有一条曲折坑凹的黄泥马车路。海对面这些村上城赶市的人多是花一毛钱坐船去的。早上从海边上船,朝着绿荫葱茏的秀山那边驶去。阳光照耀下的湖水清澈透明,大小不等的草鱼、红尾巴的鲤鱼、金黄的鲫鱼……悠哉游哉地穿游在那些飘逸的海草、水韭菜丛中。不时一尾调皮鱼儿跃出水面,溅起一束晶亮的水花。

船行至湖中心,由于水渐深,湖水呈现出天空一样的蓝色。顽皮好动的我捧一掬湖水在掌心里,水清澈得连掌心的螺纹一丝一条清晰可辨。有时还会捧到一两尾小鱼苗,在手心摇头摆尾,



煞是可爱。

小船在温柔的湖水里轻轻滑行着，荡起一条条无声的微波。

下午，湖面白帆片片，多是海对面各村从城里赶完集返家的船。这时，往往会刮起风来，湖面会涌起碾砣粗的浪来。摇晃颤抖的船体把大人小孩吓得抓紧船舷不敢动荡。从小至今我都未见过真正的大海，孩提时的这个记忆就是“海”在我心中的形象。那滚滚压来的海浪、深沉的浪涛声、以及拍打船舷溅起的高高的飞沫…

下课放学，“海”边往往就是我们这些男娃们的好去处。把衣裤往岸边一丢，精赤条条就跳进水里。水清且凉，把整个的心儿滋润得凉丝丝的。在水里我们的游法玩法可多啦！什么鲤鱼摆尾、黑鱼打滚啦、什么草鱼晒肚啦……等等。我们还比赛着谁游得又快又远。有时又一群一群地分开打水战，把白色的水花打得四处飞扬。有时又扎入水中玩什么潜水乌龟。睁着眼睛看水底清明透亮。在翠绿柔软的海草中穿梭的鱼虾、水底大摇大摆的螃蟹，躲在草根的海螺儿，躺着睡觉的贝壳……真是丰富多彩，热热闹闹。

那时，湖里鱼儿海鲜是很丰富的。开湖的季节，常见渔船载着几十斤甚至上百斤重一条的大草鱼大青鱼靠岸。还有活蹦乱跳的鲤鱼、扁扁的武昌鱼与皮滑滑的鲢鱼……。我们小娃儿拿上鱼筐鱼笼，就可以捉到在岸边摆的鲫鱼、小白鱼和身体透明晶亮的“玻璃鱼”。

今天，鱼儿已少得可怜。

前些年围湖造田运了许多沙土倒进湖里，又加上四周山顶的森林滥砍乱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都要冲入大量的泥沙于湖中，湖面被挤压小了许多，浅了许多。沿湖的皮革、造纸、纺织、冶炼工厂，成为新污染源。把工业废水排入湖里，这无形中

又使原先那个又清又蓝的“海”变得又浅又小。鱼儿少了，海草少了，湖水浑浊了。早已失去了她往日的明丽秀美。据有关专家论证说，杞麓湖已经严重污染和老化。就像是红土高原上的一块老年斑，如果再不拯治，过些年她将从地球上消失并非耸人听闻。

好在杞麓湖的治理已得到省地县各级有关部门的重视，投入了大量资金，做了许多沿湖防泥整沟的工程。专门成立了疏浚公司购进了几条清淤用的挖泥船在日夜清除湖泥。

带着秋阳小儿走在海湖畔石埂上，看着在湖埂外隆隆作响的挖泥船，它那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闪动着新奇神秘的光亮。我想，也许有一天，我心中的那个清清的“海”，会在他清澈的眼睛里重现。



在清柔的月光下,说吧,说吧,轻柔的风会把你无人知晓的爱悄悄地捎到我的心上。

革命草

华永成

早晨,跑步回来,不经意地观赏阳台花草,一片诱人的绿,让我惊喜,叶子明明朗朗的绿,一条条藤蔓长过花盆,向下悬垂。协调的色彩中显示出生命的力量,充满美感和生机。

那是下乡偶尔顺手摘的几株小草,回家时丢在花盆中,连续几天小雨,它活了,而且活得很好。

这小草勾起了我的回忆,不知来自何处,疯长于70年代,至今经久不衰,有着响亮的名字“革命草”。

只须留意,野外田头、地角、沟边、海边、低洼处都可见密密匝匝地生长着,极尽质朴,普通有骨力的绿色小草。它们肆无忌惮地蔓延生长,这种俯拾皆得的小草,伸手可得的小草,人人知道的小草,有着麻线一样精瘦的柔韧的藤蔓,隔一小段长一对称的两片叶,长年开一种淡白色的细碎小花,花蕊呈淡黄色,有美感而无质感。虽然一年四季能保持不调谢,但却毫无馨香之气,因而常被人忽略,被人漠视,难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之所以注意这种小草,完全是由于它那种倔强而又坚韧,甚至有些顽固的附着力和生命力深深地吸引了我,并感动了我。不管是僵硬枯焦贫瘠的红土,还是污泥潭,或是海中的腐草,甚



至粪堆上，它们都能轻易地附着生长，且生机日见勃然。有着极强生存能力的这种小草，即使在仅有少量土壤的石板上也能随意生根繁衍。它是一种淹不死，泡不死，杀不死，火烧不死，化学农药也消灭不了的小草。在低洼潮湿处，就这种草长得蓬勃，长得热闹，长得尽兴。这种小草不管是在优越的环境下，还是在极少恶劣的环境里都能适应，并以自己不可扼制的生命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它们作为微小生命的完美存在，让我产生敬意，这种小草以散淡求生长，不计较什么，知足常乐。无论是人，还是花草树木，都应如此。小草这种生于空荒，长于绝境，坎坷一生，仍然向上旺长，从不低头，不刻意追求什么，既活得艰辛，也活得自然，活得随意，胸襟无杂念。

小草毫不起眼，但不做作，不争奇斗艳，没有娇气，却有骨气，有志气。看着叫人舒坦，实在，比看哪些名花贵草长精神，启灵性。在寂寞，在被误解，在忧愁无人可告时，它催人向上，让人保持自信，使人不断走向成功。

在它们那里领悟到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深深的爱上，并不是爱，因为即使一面憎恶，一面也照样能深深爱上。

月光与恋爱

张炳生

朋友辉结婚，按家乡的习俗是要头天晚上就去放鞭炮贺喜的，作为好朋友的我当然不能推却。放完鞭炮说完祝福的话，我起身告辞，朋友要用车送，我谢绝了。

推着那辆破单车出来，天空中已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明月。在这月圆之日结婚，我想如果不是巧合那选吉日的人该是个雅人了。

路旁的景物在月光下影影绰绰，走在这样的路上你不能胡思乱想都不行，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雅人，无法像朱自清那样想出一些精美的篇章，明月要是有知，不知它是要为我悲哀还是要为它自己悲哀了。

路上终于出现了人影，是一对恋人，只是他们旁若无人得不能算我的同路人。圆月之下，确是倾诉心曲的好时光，只是我今生与人赏月的雅兴早已消磨的面目全非。

第一位我想与之赏月的女孩离我而去已有好几个年头，想来现在大概是绿树成荫果满枝了。怎么与她认识的？我敲了敲脑袋竟感到有些模糊。

也许是缘于一次聚会，她出色的表现或是文静的举止打动了我——对不对，这是那些爱情小说中的套路；也许是在一次宴

席上，同桌的其他人狼吞虎咽吃饱喝足后纷纷放碗，她却紧跟慢赶也没能扒完碗中的米饭，让一个女孩出洋相实在不该，我就表现出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绅士风度，端着碗漫不经心地吃着等她。她放下碗我也就放下了碗，这种露骨的绅士风度感动了她，于是她就朝我抛了媚眼——后来呢？记不起了。我苦笑着摇了摇头，看这记忆，全是一锅粥也算是爱情吗？

世界一片寂静，月光中散出了寒意，月光也会让人感到冷，这种感觉来得毫无根据。

第一次恋爱的失败让我觉得这爱情真乏味。不是么，我们分手的原因竟来自于她的一次算命，那个前世作了孽今世瞎了眼的家伙说什么属相跟什么属相的人不能结婚，否则阴间的牛头马面就要光临，这一通鬼话竟让我们的爱情破了产，让你想不怀疑爱情都不成。

第二次想与人赏月时我调了单位，新单位有一位女孩，大家常在一起嘻嘻哈哈的，那时是没有“邪念”的，但是有一天她从我面前走过，迈着很一般的步子，我眼睛看到后传递到大脑中的竟然是她有一种孤独，一种要命的让人说不出该怎么去做才能帮她的孤独。该死，她明明面带微笑怎么会孤独呢？我对自己的这个发现很惊奇，我的这点好奇后来成了我再次接受恋爱打击的根源。

为了解开心中的秘密，我开始关注起她来，日子一长，脑中就积累起许多关于她的细节，这些细节形成最后的信息反馈，她好像对我也有点那个意思，但我等了很久她就是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男人追女人犹如爬大山，女人追男人好比手捅纸，但男人们愿意翻山越岭；女人却怕伤了手指。

过了好些日子，我选了一个晚上走进了她的香闺，勇敢地对她说：“我爱你，请你给我一个答复，同意或不同意。”她啜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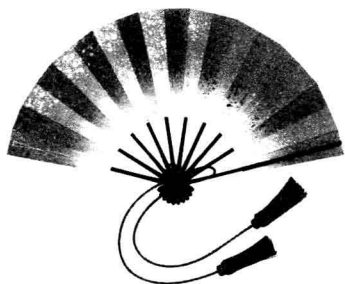


可能在为要说的话遣词造句。我紧逼了一句：“你说行或不行？”于是，她开了口：“不行。”

我走出来时，没有想到跳楼喝敌敌畏这一类的殉情壮举，只是心中一片茫然。外面漆黑一片，我沿着一条路走了很久，从咽喉处涌起了一种苦味，很苦，但又说不清到底属于哪种苦。我没有学过高深的生物知识，不知道这种苦是由那根神经引起的。我想不出自己失败的原因，后来我就把这失败怪罪于那天没有月亮，你想，月老都没有出现，你能去想什么好事？

那些时日我很晦暗，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看过拳击吧，拳手出拳总有落空的时候，但拳手却从没有自己倒下的……

今夜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圆，只有我一个人走着，也没有那种“千里共婵娟”的念头。但我却有一个重大发现：不管多大的伤痛，一旦在月光下回忆起，竟会感到它有一种美，当然，这种美是忧伤还是悲壮倒要因事而异。





我的日记本里珍藏着你的诗笺，我的心里珍藏着
鲜花般美丽的回忆。

聚奎阁

赵 倩

岁月侵蚀了古老楼阁的红妆。仰面去观，见它在初春料峭的寒风里静立、无语。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斜射的阳光里飞舞着灰尘。

墙上的楹联和屋角的琴架，依稀让人看到当年诗会、祭礼的盛景。点燃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散，混着纸堆中的书卷气。

信步拾级而上，脚下的木阶当年不知印过多少书生的足迹？转过楼梯的暗角，壁上一篇洋洋洒洒的颂文，为曾经兴盛的文风。礼乐名邦的赞叹，儒者遍地的骄傲，溢于言表。

顶层端正地供奉魁星的画像，传说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飞扬的神采似乎亦不曾在岁月中流散。

推开南窗，在这曾俯瞰全城的地方，风呜呜地从檐角掠过，又有多少儒雅的先人曾在此把酒临风，长襟飘飘？

回身去看，斑驳的柱子刻满历史的遗痕，蒙尘的梁栋亦已在时间流走里看不到曾经的赫然英姿。

一个人坐于屋角，当年，这里该是小小的书案，点了长明灯，让穷苦的书生来读那些束之高阁的圣贤之书的。

摒弃了世俗中的拥挤繁华，在如豆的灯光底下，细细品先人